

## 娜·普图什金娜的“乌托邦”剧作

王丽丹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连 116044)

**提 要:** 普图什金娜的剧本远离历史, 不问政治, 无关宗教, 只为爱情。剧作家凭借纯粹的爱情主题、“不正常的”女性形象、幽默讽刺的对话基调, 创作出“日常生活式的平凡剧本”, 使其成为俄罗斯上座率最高的剧作家之一。普图什金娜爱情之国的“乌托邦”情怀说明关注身边生活、关注情感、活在当下成为俄罗斯人的生活主旋律。

**关键词:** 普图什金娜; 乌托邦戏剧; 爱情主题; “不正常的”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 I512.073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普图什金娜(Н. Птушкина, 以下简称“普氏”)的剧本远离历史, 不问政治, 无关宗教, 只为爱情。这种只讲述日常生活中爱情故事的剧本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风行俄罗斯乃至独联体大小剧院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足见普氏剧本生逢其时, 迎合了观众的欣赏期待。1991年苏联解体后, 处于文化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中的俄罗斯人, 要么投身于精神寄托, 诉诸宗教, 要么毅然决然地摆脱旧我, 彻底追求物质。但这种匆忙间奔赴“两极”的人们似乎于短期内并没有看到自己积极努力的正面结果, 而阵痛的停滞痕迹沉重且明显, 于社会于家庭于个人都仿佛拖着长长的阴影, 且形影相吊, 难以摆脱。就在整个社会茫然四顾不明文化走向之际, 普氏于20世纪90年代连续推出几部以爱情为主题的话剧, 成为俄罗斯剧院走出低谷的前奏曲。在“前价值贬值、新价值还没有确立的时代大背景下”, 在人们“已经把‘爱情’一词换成‘感情’和‘关系’”(П. Богданова 2003: 1)的今天, 普氏转身走向传统的家庭, 以爱情温暖人心的剧本不仅具有明显的松弛紧张神经的作用, 而且“其剧本帮忙填补了这一时期海报上的明显空白”(И. Василинина 1999: 27)。普氏的这些应时而出、抚慰人心的话剧使其一跃成为“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 今天已经“很难想象20世纪末的俄罗斯戏剧如果没有普图什金娜的名字会如何”(В. Федорова 2001: 28)。

剧作家凭借纯粹的爱情主题、“不正常的”女性形象、幽默讽刺的对话基调, 创作出“日常生活式的平凡剧本”, 使其成为俄罗斯上座率最高的剧作家之一。普氏的几乎所有剧作均源自身边的生活——可笑、荒诞、悲凉的同时, 又弥漫着幸福。

### 2 “善良的童话”——纯粹的爱情主题

普氏的笔下是清一色纯粹的爱情故事。其故事彼此之间毫无雷同之处, 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面孔, 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说, 普氏在创作上“对上帝和人都无所顾忌, 能怎么写就怎么写, 想怎样写就怎么写”(И. Василинина

1999: 31), 全然不顾商业利益, 也不考虑剧院是否能上演。《在别人的烛光下》(1992) 是一出追求仕途却缺少真爱导致的悲剧; 《受害者纪念碑》(1994) 是一出丢失了18年又重新拾起的爱情; 《不正常的女人》(1994) 是一个荒唐的请求引出的一场悲闹剧; 《羔羊》(1995) 是以非标准语讲述的新版圣经故事; 《她临终之际》(1995) 弥漫着过多甜美的伤感; 《来领走》(1997) 中筒子楼里日常的小市民习气; 《黑珍珠, 白珍珠》(1998) 为爱勇于放手的感天动地; 《预付》(1998) 中生命接近尾声时的背叛; 《性缺乏》(2001) 中为错位的爱而提出的决斗; 《母牛》(2001) 中对失而复得的爱得不珍惜; 《好, 劳伦西娅》(2002) 中迟来的爱遭遇的考验, 等等。

普氏笔下的生活故事也可能发生在你身边。妻子与丈夫彼此间无感情可言, 只是依靠惯性生活了 20 多年。妻子生了儿子后, 被迫放弃了喜爱的图书馆工作, 在家里收拾家、洗衣、做饭。丈夫对妻子从来视而不见, 与朋友醉酒, 迷恋足球, 偶尔还有婚外情发生, 甚至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妻子则通过婚介认识了一位痴迷“俄罗斯灵魂”的意大利富豪, 她决定远走亚平宁半岛, 实现自己多年周游世界的梦想。丈夫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试图阻止妻子的行动, 想挽救即将离散的家庭。对往事的共同回忆使他们意识到, 或许他们之间还有和好的可能, 或许他们如比萨斜塔般不断倾斜的家庭还不会在短期内轰然倒塌。剧本《比萨斜塔》(1997) 演绎的故事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中, 夫妻之间似乎永远难以理解, 一切都无所谓了, 只靠惯性维持淡如清水的夫妻生活。这出戏里的“妻子”和“丈夫”均无姓无名, 妻子是“知识分子”, 一个脑子里塞满了文化联想与自卑情结的图书管理员, 丈夫是工人, 这一典型的俄罗斯家庭无疑说明了故事的普及性。“剧本的结局既不是幸福结局, 也不是悲剧结尾, 而是近似于生活悖论, 看似比任何一种生活铁律都更符合逻辑的悖论。”(O.P. Фукс 1998: 169) 该剧于 1998 年被搬上莫斯科舞台时, 导演米尔格拉姆(Б. Мильграм)设计了一只橡皮艇。剧终时, 夫妇俩人坐上橡皮艇出去钓鱼, 这时男主人公的一句话可为全剧经典: “家庭生活就像比萨斜塔, 倾斜, 倾斜, 但或许永远都不会倒下。”(Пьеса «Пизанская башня». <http://ptushkina.com/Piece/piza.htm>.) 不会倒下并非因为重被唤起的爱情多么有魅力, 而是因为“围城”中的人如同橡皮一般, 既结实又有弹性, 早已习惯了忍耐。导演米尔格拉姆把人物最终未能离家出走的两幕闹剧排成了回归自我的寓言剧。

《比萨斜塔》之所以深受观众喜爱, 主要在于这部剧触及了严肃而普及的家庭问题。离抑或不离——有人如哈姆雷特一般在这一问题的折磨下苦度终生, 难以抉择。仔细琢磨, 如同这部戏里演绎的内容一样, 谁都有可能犯错, “如果说妻子为了家庭拒绝实现自我, 那么丈夫则为了家庭牺牲了真正的爱情”(O.P. Фукс 1998: 169)。普氏本人对这种磕磕绊绊苦经风雨的家庭生活的解释是: “或许, 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 因为我们不善于也不希望去理解别人, 而试图将自己的想法、习惯强加于人……对我而言, 爱是对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渴求。爱是依其本身的规则建立起来的。如果忽视了这些规则, 爱就会坍塌。”(Е. Цветкова 2001: 7) 显然, 爱的维持看似简单, 但若要是经得起岁月的沧桑考验, 夫妻间的理解与默契是必要的因素。

普图什金娜曾信誓旦旦地表示, “观众走进剧院是为了逃避现实, 他在寻找自己的理想, 寻找与自己美好情感的契合、安慰与支持”(А. Чепурнова 2000: 30), 因此剧作家认为真实的生活“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在剧本中重现”, 她不准“抄袭生活”, 而意欲给观众营造陌生化的感觉, 颠覆观众的观戏期待, “激起善良的情感”(А. Чепурнова 2000: 33)。因此除了像《比萨斜塔》这样细腻伤感的生活闹剧外, 普氏笔下更多的是一些在观众看来完全不可能, 却偶尔会颠覆想象地发生于浪漫的俄罗斯人生活中的“乌托邦”爱情故事。一个女人在街上截住一位陌生男子, 给他一百美金求他与自己睡觉, 只为能让自己20多年前无疾而终的初恋划上一个自以为圆满的句号(《不正常的女人》); 老人把自己的祖传宝石拱手相送于初次见面的姑娘(《她临终之际》); 为唤起女友对生活的激情, 妻子安排自己的丈夫

去诱惑她（《性缺乏》）；为了能与自己暗恋一生的男演员生活一年，可以预付他一百万美金（《预付》）；丈夫和女友背叛了她，她决定与母牛同住一个屋檐下（《母牛》）；女友当着她的面与其丈夫亲热，她竟能“知性地”容忍毫不掩饰的背叛（《来领走》），等等。普图什金娜爱情之国的“乌托邦”情怀似乎无须赘言。

看得出，普图什金娜的爱情主题不落俗套花样翻新，绝处逢生的爱，痛彻心肺的爱，爱得深沉无声却勇于放手，流年轻月的默契却于风烛残年的背叛……有我们身边的生活故事，有看似永远不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但无论这些故事如何上演，无声的爱都会稳坐“主题”席位。甚至在非爱情主线的剧本中，在关于人与信仰，“关于永远需要偶像与奇迹这一神秘的俄罗斯灵魂的哲理剧本”（Е. Шмелева 2007: 32）《小姐》（2003）中，贯穿始终的仍是爱的元素。看得出，普氏的剧本中任何元素都可能缺失，但万事沧桑唯有爱是不变的神话。

普氏笔下怪诞、荒唐的爱情剧中，主线分明，剧中人屈指可数，但却个个生活“态度积极”，执着于做一个幸福人的想法。普氏的人物甚至在观众看似难以幸福的时刻都沉浸于自我想象的幸福中。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爱的世界里，其中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幸福人，无论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何种不幸的变化，他们始终坚信一切都会朝着和谐积极的方向发展。不幸的爱情催生了个性的张扬（《预付》）；意外的离婚与亲人的背叛换来了和谐与自信（Л.С. Кислова 2005: 219）（《性缺乏》）；十八年的漂泊意外遭遇了复合的家庭（《受害者纪念碑》）；照顾老母亲的大龄女俘获了俄罗斯新贵的爱情（《她临终之际》）；“靠意志、智慧和心灵共同完成”（И. Ступников 2004: 4）的双人舞，圆了年轻人追求自由的梦想（《好，劳伦西娅》）。当然在这一努力营造和谐旋律的过程中唱主角的永远是女性，男人在这场爱情游戏中只有配角的位置，或者他只能算是坐享其成的“渔翁”。

### 3 “爱拼才会赢”——“不正常的女人”形象

普氏的爱情故事讲述的是生活中的女人，她们的爱情公式是——“爱拼才会赢”。从俄罗斯传统文化观念来看，其剧本中的女性形象常被冠以“不正常的女人”（И. Вишневская 1998: 40）的称号。普氏笔下的20—21世纪之交的爱情故事自然完全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苏联时期的爱情。“对于俄罗斯气质来说，女性的顺从、软弱、腼腆、毫无选择的地位——都是最典型、最鲜明、最大写地（特写地）反映在俄罗斯戏剧文学中。”（И. Вишневская 1998: 181）“卡拉姆津《可怜的丽扎》（1792）算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爱情原型。”（И. Вишневская 1998: 181）普希金的塔吉娅娜敢于首先示爱，其颠覆传统的勇敢形象不仅震撼了那个时代，其荡气回肠的余音今日仍在绕梁，那个时代人们眼中的塔吉娅娜可以算上一个“不正常的女人”。苏联时期，如果说女性思想已经超级解放，可以主动选择生活伴侣的话，她们却无暇他顾——劳动代替了爱情，“感情成了不被需要的附属品”（И. Вишневская 1998: 181），关于感情的戏，也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喜剧中谈起过。

普氏剧本中的女主人公与此前剧本中的女性截然不同。她们一般是疲于生活的中年女人，她们虽是被生活磨去棱角的劳动女性，却渴望特立独行，对爱有着不懈的追求，她们通常以“不正常的女人”的面目出现，期待并要求奇迹。悲闹剧《不正常的女人》中的她是一位40多岁的传染病医生，他是一位30多岁成功的商人。一次街头偶遇，陌生的她向他提出一个令他震惊的要求——同她睡觉。“对您来说只是一个5分钟的熟悉工作，”——她说，“也许7分钟……但不会超过10分钟！”她心甘情愿为这项“不超过10分钟”的工作付费。当他明白了这“熟悉工作”的内容时，其怒不可遏形成了全剧的第一个冲突。他与她争吵，试图给她解释该请求是如何不可思议，令人费解。就在他开始可怜她并对她产生好感之际，她想要个孩子的爆炸性新闻再次使他由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变成了一个愤怒的商人。读者与观众或许认为，第一场戏中的她不仅是一个“不正常的女人”，而且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在千方百计请求之后，她甚至同意为该服务付1000美元。第二场戏中，她在

与荷兰人的一笔生意中成功帮他拿下了订单。他爱上了她，但其表白却遭到了她的拒绝。原来，她爱的不是他，而是他身上潜伏的另一个人的影子——她的初恋。剧终时，她突然变得“正常”了，发现自己对他并非只有想睡觉和有个孩子来结束初恋的冲动，而是绝望地爱上了他，形成了剧本的第二个冲突：初恋与真爱之间的冲突。最终爱情战胜了她当初鲁莽的请求及盲目的欲望，她选择了离开。

普图什金娜笔下的女主角在渴求爱的同时，宽容是其爱情旋律的主音符，仿佛皆因她们面对的男人 19 世纪被称为“多余人”、“虚无主义者”、“新人”、“空想家”、“民意派”，20 世纪他们被称为“共产党员”、“生产者”、“集体农庄庄员”、“官员”、“机关工作人员”，新世纪之交的今天他们又被毒品麻醉、被酒精麻醉、被足球赛麻醉、被铺天盖地的报纸麻醉、被单身生活麻醉、被妈妈的庇护麻醉（И. Вишнеvская 1998：182），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丰衣足食的女人却会产生离家出走的想法，他们更不会懂得，为什么远方有爱的呼唤，他们的妻子却迟迟迈不出双脚，他们最终没有明白的是，妻子们的犹豫不决只为等待他们的幡然醒悟。可见，只有爱和宽容才能把这样的男人纳入自己的爱情视野中，剧作家的女主角们就是如此殚精竭虑无怨无悔地改造他们，让他们学会爱人与被爱。她们可以为爱人编造善意的谎言（《她临终之际》），可以在丈夫去留迟疑之际对其晓之以理（《预付》），可以对苟且的背叛视而不见（《来领走》），可以不计前嫌接受回归的丈夫（《母牛》），可以为爱去犯罪，甚至为爱而死（《在别人的烛光下》）。但也不乏另类。《在别人的烛光下》中 50 多岁的女文学批评家，事业有成，但生活中缺少真爱，因羡慕嫉妒年轻的女孩子，而最终枪杀了她。普图什金娜本人认为，是该文学评论家所秉持的“现实生活中的爱与真诚注定是失败的哲学理论”（Н. Птушкина 1998：78）最终导致了悲剧。显然，剧作家肯定并歌颂的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弘扬人与人之间的真爱、忠诚与责任。“《来领走》这一剧名可以说是普图什金娜整个创作的象征。行动起来将你的命运引向你的希望所在，无需左顾右盼。要做你自己命运的主人——唯其如此，才会有所收获。”（И. Василинина 1997：26）无论如何，普氏笔下女性的爱情杀伤力空前绝后，摧毁性极强。普氏关于女性故事的剧本，正如她的一部剧名，无疑是为所有“受害者”所立的一座“纪念碑”。

#### 4 “幽默、讽刺、严肃”——剧情发展的基调

普图什金娜关注的是当代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生活，其笔下的故事以悲剧、喜剧、闹剧、轻喜剧、悲闹剧等体裁轮番上演，一部剧中体裁混合现象也颇为常见。其剧本戏剧性较强，戏剧冲突通常难以预料，但剧情高潮一出现，故事便直接收场，留下无限可能的开放式结局。有剧评家认为，普氏的剧本是“标准的三角恋，荒诞情境的堆砌，些许伤感，外加幸福结局……”（И. Василинина 1999：20）的确，普图什金娜的剧作结尾很少步入死胡同，“她宽厚待人，毫无偏见，善于理解人物行为的内因，这些因素使其戏剧作品结尾满怀希望，可以轻松地点口气，抚慰心灵，坚信未来”（И. Василинина 1997：26）。

普氏剧作“给人物留下幽默的空间。而讽刺和幽默——它们如果不能见证作者的伟大，最起码能证明其健康的思想”（Е. Шмелева 2007：32）。普氏剧本中的女性几乎都已年过四十，“惆怅的抒情音符，已逝的青春与渴望幸福的主题”（В. Федорова 2001：28）决定了其剧本酷似墨西哥连续剧般伤感，但剧作家特有的幽默与忧伤、简单与深刻感受的独特结合无疑令读者与观众欲罢不能。剧作家真诚与讽刺的讲述风格仿佛专为那些童真永在、渴望幸福、相信奇迹的纯朴读者而存在。剧本《她临终之际》中的塔吉娅娜为照顾多病的母亲，四十多岁还待字闺中，为了让母亲安度晚年，新年之际她租来女儿，再加上敲错门的俄罗斯新贵——伊戈尔，一出浪漫的“新年抒情喜剧”、“天真而离奇的轻松情节剧”，甚至是“莫斯科圣诞节电影童话剧”（Е. Дьякова 2001：23）成为不可避免。剧本从塔吉娅娜为母亲朗读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1839）开始并非偶然。首先，狄更斯的这部小说就是一个为追求家庭的幸福团聚而努力拼搏的故事。其次，狄更斯本人是位塑造幽默人物的大师。

普氏的剧本正是借用了大师的创作背景营造了“幽默、讽刺、严肃为一体”（Е.В. Старченко 2004: 230）的戏剧氛围。剧中女主人公塔吉娅娜是一位颇具幽默感的女性。当搞错了门牌号的伊戈尔在她家接听女友电话时，塔吉娅娜此时的词句颇具名言警句的范式：“最好问问小鸟，她的巢在哪一栋楼里？”“别在我家里接电话，这会败坏我的名誉！”“猫咪竟咕咕叫！生态完全被破坏了！”这与塔吉娅娜此前关于生活深刻而严肃的独白相比凸显幽默。可见，狄更斯于剧本中的隐性穿行实为普氏新剧童话般的和谐音符，其神秘存在使新年之夜发生的奇迹看似完全合乎情理。2000年，当电影人扬科夫斯基（О. Янковский）和阿格拉诺维奇（М. Агранович）将该剧搬上银幕时，影片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句“请你来看看我吧”（Приходи на меня посмотреть）（1912）作为片名。剧作家与导演们追求的家庭温暖、爱情与忠诚的理想不言自明。

《比萨斜塔》看似为一出日常婚姻闹剧，但其剧情完成于风趣幽默的对话基础上。结婚20年的丈夫和妻子，当妻子说有“重要的事情”要与他相商时（根据他的经验，如果是重要的事儿，就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他立即推托说：“吃完饭再说吧。确切些说，球赛结束后再说吧。确切些说……明天需要早起……过后再说吧？一切结束后再说吧！……”最初以为妻子拎着箱子去娘家，丈夫嘱咐给丈母娘带好，这时他却突然想起丈母娘的不够厚道：“……20年间她哪怕问候过我一次！哪怕一次！”当得知妻子拎着箱子准备离家出走时，迷恋球赛的丈夫一手拉着妻子的箱子不让走，眼睛却紧盯着电视不肯离开。听说妻子要离婚，抱怨妻子选的时间太不凑巧，与球赛冲突……主人公荒唐的心理加上幽默的言辞致使读者与观众认定这是一出喜闹剧。但这出穿插着荒唐的幽默、轻松的讽刺的家庭闹剧却严肃地勾勒出俄罗斯普通家庭的婚姻现状：举步维艰，却难以放手，更难轻松出走。那种悲哀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举动，普氏的剧中人实难做出。正如比萨斜塔，倾斜无关大碍，不倒就可以继续维持。

普图什金娜剧本以幽默讽刺的基调诉说着严肃的生活话题。因话题通常直奔生活主题，无需铺垫衬托，所以剧作家笔下的剧中人也格外简单，一般为“他”和“她”或“丈夫”与“妻子”。其剧本中没有一闪而过的角色，鲜有次要人物。概因毕业于导演专业之缘故，剧作家无心冷落任何一个角色，力图让每个角色都有话可说，让每个人物形象都尽可能地丰满。“一个卓越的戏剧家在写剧本时，必须从心灵深处体验其每一角色的全部情感。”（马丁·艾思林 1981: 93）在此意义上，普图什金娜堪称卓越。

## 5 改编剧本（ремейк）——“普图什金娜式的玩笑”

普图什金娜根据圣经情节、古希腊罗马故事或经典作家的作品创作了许多以爱情为主题的改编剧本，如《羔羊》（1995）、《黑珍珠，白珍珠》（1998）、《给托比吃的燕麦》（1999）、《啊，亚历山大》、《小王子》、《黑桃皇后》、《会晤波拿巴》、《骗子》（2003）等剧本。其中《羔羊》一剧曾引起戏剧界的轰动，一度被称为“普图什金娜式的玩笑”、“20世纪最具争议的剧本”（К. Яроченко 2000: 24）。剧本《羔羊》是根据《圣经》中雅各与利亚、拉结的爱情故事改编而成。1996年9月，莫斯科“21世纪艺术俱乐部”私人剧院首次将该剧搬至舞台，导演米尔格拉姆，由茵娜·丘里科娃（Инна Чурикова）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演员格季米纳斯·塔兰达（Гедиминас Таранда）担纲主演。演职人员阵容之强大令观众震惊，而接下来的话剧则震惊了整个俄罗斯戏剧界。剧评界对话剧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焦点主要集中在话剧中一些色情词汇、人物语言的自由使用上。报纸、杂志一时热评如潮，仅主流报纸就有《独立报》（1996-09-18）、《生意人日报》（Коммерсант-Дейли）（1996-09-18）、《莫斯科真理报》（1996-09-25）、《文化报》（1996-10-05）、《文学报》（1996-10-23）、《莫斯科消息报》（1996-10-20-27, №42）、《周报》（1996年12期, №44）、《银屏与舞台》（副刊）（1996年, 12月5-19日, №47-48）等数家报纸参与讨论。

其中传统的《文学报》对剧本及话剧皆持完全否认的态度：“根据报刊杂志评论判断，《羔羊》没能成为批评界的新宠。……《羔羊》除了色情不见任何其他成分，突然腼腆起来的年轻的纯洁主义者没学会区分‘淫秽作品’、‘下流话’与文学、艺术主题，却以此来震惊观众。”（И. Мягкова 1996: 8）“对《圣经》主题无聊且标新立异的无耻做法实在是不成功的……”（А. Соколянский 1996）“《羔羊》的受众一方面是那些暂时还没有读过圣经之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性爱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之人。剧本和话剧的作者试图竭尽全力尽可能地同时满足两者的需求。”（Б.М. Поюровский 1997: 23）而支持的一方也有自己的说词：“作者打破了所有的禁忌——用语言讲出性爱场面……这是一部勇敢的、鲜明的、剧烈的、出乎意料的、充满生命力的、高尚的、极具天赋的、简单（且复杂）的、日常性与哲理性兼备的好剧本。清新，卓越，如同子弹。且如同子弹一般震撼。……普图什金娜……寻找且觅到了如何将该事件说得漂亮直接，既不做作也不庸俗的词语。”（М. Рошин 1996）“普图什金娜利用《圣经》情节，目的在于更清晰更有力地证明，在人性中、人的命运中有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И. Василинина 1999: 10）“米尔格拉姆的《羔羊》是一出精神战胜肉体的版本，它证明，经年之后人还有能力争取到爱自己的权利。”（А. Касумова 1997: 104）对这部“融心理、色情与哲理为一体”（М. Дмитриевская 1997: 137）的背叛加爱情剧本的跨界讨论，最终引来了对剧作家铺天盖地的批评，同时也使其声名鹊起。

## 6 结束语

普图什金娜夸张而好奇地观察自己的同时代人，近距离凝视身边的女性。她热衷于专注不同的面孔，倾听各异的声音，营造奇特的戏剧氛围，塑造出另类的女性形象。剧作家善于将自己对生活的期待与喜悦移植于剧本中，其笔下的剧中人坚信奇迹，坚信生活中的狂欢节不会错过任何人。普图什金娜仅凭自己的爱情故事，一举成为俄罗斯新世纪之交上座率最高的剧作家之一，可见，俄罗斯人已不再关注虚妄的“主义”，不再追求崇高的道德极限，不再向往精神的“乌托邦”，关注身边生活、关注情感、活在当下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 参考文献

- [1]Богданова П. Надежда Птушкина:«Любовьмы заменил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N].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12-02-2003.
- [2]Василинина И. Надежда // Птушкина Н.М. «Овечка» и другие пьесы[M]. Москва: А и Б, 1999.
- [3] Василинина И. Об авторе[J].Театр, 1997, №1.
- [4] Вишневецкая И. Ненормальная?...[J].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1998, №4.
- [5]Дмитревская М., О свойствах страсти[J]. 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театральная жизнь, 1997, №12.
- [6]Дьякова Е. Барон Мюнхгаузен объявил войну Голливуду[N].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2001, №2, 15 января.
- [7] Касумова А. Слово о бедной «овечке»[J].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театральный журнал, 1997, №13.
- [8]Кислова Л.С. Мир «зазеркалья» в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Н.Птушкиной[A].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моделей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 Томск, 2005.
- [9] Мягкова И. «Овечка» в поисках гармонии[N].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96, 23 окт.
- [10]Поюровский Б.М. Сексуальные игры у овечьего источника в изложении Н.Птушкиной[J]. Театр, 1997, №1.
- [11]Птушкина Н. «Даже крысы чахнут без впечатлений»[J]. Московский наблюдатель, 1998, №1-2.
- [12] Птушкина Н. Пессимист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оптимиста[J]. Театральная жизнь, 1998, №5-6.
- [13] Пьеса «Пизанская башня» [M]. <http://ptushkina.com/Piece/piza.htm>.
- [14]Рошин М. Гвоздь или заноза? [J]. Экран и сцена, 1996, 5-19 дек., №47-48.
- [15]Соколянский А. Не пропустите[N]. Неделя. 1996, Дек., №44.
- [16]Старченко Е.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казка о московской жизни (пьеса Н.Птушкиной «Пока она умирала» в

- театре и кино)[A]. Москва и «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кст»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фольклоре[C]. Москва: МГГУ, 2004.
- [17]Ступников И. Премьера. Па-де-де. Вариант Птушкиной[N].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2-03-2004.
- [18]Федорова В. Время Надежды[J].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2001, №1.
- [19]Фукс О.Р. Когда женщина «рвет повода»[J].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1998, №3.
- [20] Цветкова Е. Время культуры. Надежда Птушкина: «Ктеатру я отношусь, как к мужчине»[N]. Время МН, 20 марта 2001.
- [21] Чепурнова А. Н.Птушкина: Драматургу трудно вызвать умиление[J]. Театральная жизнь, 2000, №9.
- [22]Шмелева Е. У каждого своя вера[J]. Театрал, 2007, №6.
- [23]Яроченко К. Непубличный драматург Надежда Птушкина[N]. АиФ, 2000, №40, 4 октября.
- [24] [英]马丁 艾思林. 戏剧剖析 (罗婉华译)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

## The Ptushkina's Utopian Plays

Wang Li-da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Abstract:** Ptushkina is a playwright who tends to write love stories in her plays showing no interest in topics relating to history, politics and religions. In her plays she describes the normal dail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through the theme of pure love with abnormal female images depicted with satirical and humorous language. It is her common plays that have made her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playwrights whose plays have been put on in the theatres. The Utopian love such as showing concern to the real life around people, reflecting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ordinary people and living at present in her plays displays the trend and main concern of current-day Russian people.

**Key words:** Ptushkina; Utopian plays; the theme of love; “the abnormal” female images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俄罗斯戏剧作品研究”(12FWW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丽丹(1969—), 辽宁大连人,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 现当代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4-10-14

**[责任编辑: 刘 锐]**